

丹雪峰遺集

冉雪峯 著

21172/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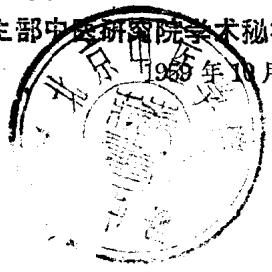
样 本 库

前 言

我院冉雪峰老大夫，已年逾八旬，在中医学学术上造诣頗深，有五十余年的临床經驗。

本书包括內外妇儿四科医案七十一篇，記載了冉老大夫的临床經驗和对于中医学学术的見解。冉老大夫經常运用內經的理論分析病情，同时又融会了張仲景伤寒論和后世温病学說，認為“伤寒原理可用于温病，温病治疗可通于伤寒”。在临床治疗上既能遵从古法，也能加以創造性的运用。这部医案，可以作为中至临床工作者的参考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学术秘書处



51680

內 容 提 要

冉雪峰大夫，是一位老年中医，已经有五十多年的临床经验。他不但结合中医理论深入地分析病情，而且能够不断发挥个人对于中医学术的见解和独到的治疗方法。这部医案，就是冉老大夫几十年来临床经验的重点记录，包括内、外、妇、儿四科医案七十一篇。这些治疗经验都可作为临床借鉴，所以本书，对于中医临床工作者，很有参考价值。

冉 雪 峰 医 案

开本：787×1092/32 印张：17/8 字数：42 千字

冉 雪 峰 著

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图书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四六号)
·北京朝内大街藜子胡同三十六号·

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·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统一书号：14048·2501

1962年1月第1版·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0.19元

印数：1—5,000

自序

中医医案首推史記扁鵲仓公傳。扁鵲傳中有医案三：一趙簡子，二虢太子，三齊桓侯；仓公傳中有医案二十一，計自齊侍御史成起，至安陵阪里公乘項處止。傳中有案，當時并不名医案。仓傳中有云：臣意所診，皆有診籍。昔之診籍，即今之医案。迨越唐宋，医案名稱，仍然罕觀。宋許叔微本事方十卷，紀述病人姓氏治療經過，本是医案，乃不曰医案，而曰本事。明清以後，著作乃繁，明有江瓘名医类案十二卷，清有魏之琇續名医类案六十卷，別類分門，規模悉具。個人著作，如盧氏芷園臆草、喻氏寓意草、徐氏洄溪医案、尤氏靜香樓医案、王氏回春錄医案、叶氏医案、薛氏医案等，琳琅滿目，美不胜收，各有所長，所以流傳于今未墜。方今中西醫相互學習，凡西醫研究中醫者，無不以窺得中醫老大夫經驗為快，黨號召搶救中醫老大夫經驗，下走年逾八旬，何幸天假之年，逢此盛時嘉會，故不揣固陋，欲將濫竽醫界五十餘年之經驗交給下一代。惜予前二十年所編健忘齋医案散失，原稿無存，今就所記憶者筆之于書得七十一篇。此惟历年經歷中千百之一，案雖旧案，編乃新編，生平毅力，可窺涯略。是為序。

冉雲峰于北京，時年八十一歲。

1959年國慶節

伤 暑

武昌望山門街，程姓少妇，新产方七日，时方炎暑，踉蹌于小卧室内，窗櫺門帘均紧紧遮蔽，循俗例头包布帕，衣着布衣，因之为暑所伤。身大热，汗出不干，开口齿燥，舌上津少；心愤愤，口渴郁悶，烦躁莫可名状，脉浮而芤，与阳明“浮芤相搏，胃气生热，其阳則絕”类似。予曰：新产阴伤，受暑較重，不宜閉置小房內，倘汗出再多，津液內竭，必有亡阴瘳厥，昏迷譫妄之虞，宜破除俗例，移居寬闊通风較凉之处，以布质屏风遮拦足矣。药用六一、白虎、生脉三方合裁加减：滑石一兩，甘草一錢，生石膏八錢，知母、沙参各二錢，麦冬四錢，鮮石斛六錢，同煎，分二次服。病人問可吃西瓜否？予曰：可，欲吃則吃之。徐灵胎云：西瓜为天然白虎湯，大能滌暑。予回后約二时許，病家着人来問，病人已吃西瓜四块約重二斤，現堅欲再吃。予曰：多吃无妨，可隨病人之便。于是一日一夜吃尽十八斤半，半夜后身热退，烦躁俱平，已能安寐。翌日复診，脉靜身凉，煩悶躁急頓除，拟六味地黄湯合六一散清其余焰，复以四物加丹皮、地骨皮，归地养营，人参归脾各方，調理收功。此病新产七日，迁出密室，移居敞地，滑石、石膏非一兩即八錢，大队甘凉甘寒为剂，产后不宜凉，非复尋常蹊徑；时方新产，即吃西瓜，且一日一夜吃十八斤半，誠属异事。然暑重若斯（观吃西瓜之多可知），所拟方剂虽重，尙尔嫌輕，苟非迁地为良及吃西瓜之多，即令方药有效，未必痊可如此之速，此亦飲食消息一端，可为同仁临床参考之助。

暑 溫

張某，湖北人，遠道由廣東來川，長途勞頓，受暑甚重，到川後復感時証，月余熱不退，來我處就診。予擬先治其標，以柴胡清骨飲加滌暑透絡之品，似效非效。復住某醫院，又一月熱仍不解，形銷骨立，困憊殊甚，因復來我處就診。見其皮肉消脫，肌膚甲錯，舌如胭脂，津涸，一身炕燥枯燥，午後熱劇，狀如癆瘵蒸潮，脈虛數勁急，奄奄不支。查此病為暑溫，邪熱深入，與氣血混為一家，標本合邪，邪正同化，以故清之不去，透之不出，濕盡化燥，無暑可清，陰已大竭，無汗可出。處方：生地汁一兩五錢，大黃一錢五分（泡汁），鱉甲八錢，犀角八分（磨汁沖服），地龍三錢，藏紅花八分，白茅根六錢，鮮石菖蒲六分，鮮芦根二兩，煮水煎藥，三日三劑，熱減半，守服前方，六日下大便如黑漆，皮膚反繁繁似汗，身熱全退，自覺輕快，如釋重負。百日來熱不退，今又一星期退之，慰甚慰甚！以治內者治外，攻下者解表，因此獲得療效。

秋 溫

鄧茹香秋月病溫，外感觸動伏邪，初起外寒尚未化熱，口不渴，發熱兼惡寒，伏邪未潰，脈亦不顯洪數。醫者死守仲景太陽病“發熱不惡寒而口渴者名曰溫病”，見惡寒口不渴，即認為傷寒；又死守“少陰之為病，脈微細”見微細之脈，即認為少陰病，麻桂姜附恣投，服後大煩渴，謔語神昏，顯出溫病本象。更醫，從濕溫救治，用清解法，但不免雜入蒼、芷、苓、半，重耗津液，病經十餘日，液涸神昏，舌上津少，內竅閉塞，逆傳厥陰。

事急，乃延予診。方用大劑犀角地黃湯及清宮湯合裁加減，兼服至寶丹，因病者知覺全失，渴不知飲，并囑以梨汁代茶，頻頻灌潤，半日一夜，服至寶丹二粒，生地二兩，犀角二錢，梨汁半斤許，得微似汗，身熱漸去，神識漸清，危而復安者一。越日，日晡所復熱，神識復昏，又加呃逆，液枯便秘，內有燥屎，邪實不可不下，而液枯又在禁下之列，用時賢黃龍湯以意消息，得燥屎數枚及如敗醬色之稠糞，呃逆止，神志大清，危而復安者二。再二日，呃逆又作，神志欲昏，復微熱，前病在厥陰，用芳香清透而愈；嗣病在陽明，用潤下存陰而愈，現病經三變，頗難用藥。予曰：此病現注重呃逆，如呃逆屬虛，下之不應得燥屎；如實中夾虛，得燥屎后，應呃逆不止諸証加劇，何以下后諸証漸愈，呃逆全止，又經日始復發耶？但因呃逆而用下，下后仍復呃逆，是否燥屎未盡，仍當用下；抑或余邪由膜原透出胸膈，前者去而後者來，阻塞營衛道路，當清透余邪，俾由膜原出胸膈者，復由胸膈出腠理，因定清解少陽一法，服之余邪透，諸症悉去，危而復安者三。后以清養肺胃，甘潤滋培，緩調收功。此病隨逆救治，三危三安，頗非尋常。柴胡証下之后，柴胡証不罷者仍用柴胡，見傷寒里而再表，前者去而後者來，見溫疫論，兩兩可以印証。

溫 毒

河口黃姓婦女產后失調，兼患乳疔，自潰一次，昏厥竟日，嗣雖漸蘇，每日午后二時及夜半二時，必潮熱昏厥數小時，勢急矣，延漢上名醫某甲診治，小效。胸乳環周起紅塊若疔，漸及肢背，甲以病雜且重，舉予以代診治。予曰：戴陽面赤，或為寒証兼有，唇焦舌枯，完全無津，斷非寒証所有，其為熱証原

无疑义。体质素弱，又产后久病，其虚原无待言。但虚为另一问题，而此为实证，原有痲毒，新感旧邪二者兼有，邪实正虚，但脉沉无外出之机，必不能逆其势而从外解。邪既入营，侧重清营，凭脉辨证，凭证用药。拟方：鲜生地一两，白茅根、蒲公英各三钱，青蒿露、银花露各一两，犀角尖一钱（磨汁），没药一钱五分，丹皮三钱，方意清营解毒，活血透络熄风。或曰：产后不嫌太凉乎？予曰：产后不宜凉乃后人误解，其实产后阴虚，十九均宜凉润，况此病邪火熾熾，瞬有液涸痲厥趋势，沃焦救焚，犹惧弗及，何嫌其凉。服一剂略安，三剂得微汗，热减神清。减去生地十之四，热复熾，复加重，热又减。三日未大便，方中加火麻仁、郁李仁，兼用导大便坐药，下燥屎五、六枚，嗣下浊物甚多，热大退，神大清，食欲大佳。前方去生地、丹皮，加当归、芍药补血之品，热终不退尽，又略有眩冒状，乃去当归之苦温，仍加生地之凉润，热乃净，痲全消，痲口平复。善后调补，初用甘凉佐解毒，继用复脉去姜、桂加填精柔肝浓厚之剂，所用方药较汉上普通用药为重，而对此病则犹为轻剂。观治疗经过，前半减生地而热复熾，后半去生地而热不净，即其真义。

温 痘

武昌箍桶街某姓男子，年约二十，患春温，失治，温毒袭入营分发痘，六日后始发点，诊时届十五朝，一身赤肿，点粒攒簇，蒙头盖面，锁喉贯胸，点粒二十或三十相连成一大粒，浆半灌，多抓破，一身稀烂，面间，浆之与血相混模糊，咽喉肿，气粗，痰声辘辘，躁烦，神识欲昏，病象颇堪惊駭。名医楊某見之謂无法救治，病者之父求予往一診視，予詢查經過，曰：此温

毒发痘，并非正痘，现时市间颇有此証，不过病者温毒太重。拟方甘凉化毒，清托清提，搜剔幽隐，防止塌陷。盖痘皮抓破，毒虽外泄而不外化，防其内陷生变，所冀堆痂发臭，缓缓渡过，结痂收靨，犹望成功。方用神犀丹一粒，先用银花露化服，煎方：鲜生地一两，连翘壳三钱，升麻一钱五分，佩兰叶一钱五分，鲜石菖蒲八分，天竺黄三钱，生苡仁六钱，白茅根四钱，犀角磨汁五分。翌日复诊，热毒略杀，証象安稳，服原方；再越日复诊，赤肿渐消，神清气平，前方去神犀丹，煎剂去石菖蒲、天竺黄、犀角、升麻，加银花三钱、土茯苓五钱、蒲公英四钱；再三日，病象甚佳，结痂收靨，去苡仁加知母、括蕪根各三钱，守服六剂，痂落全愈。此病初诊，知其可救者，因年青体健，証象只是热毒险重，神未全昏，内陷机势不大，又已达十五朝，已至终期，所差仅结痂收靨，见之真，认之确，故愈之速。

喉 痧

武昌黄土坡严某之妻，病温，热毒颇剧，六日发疹，点粒攒簇，头面肿如大头瘟状，咽喉肿痛，凡物不得下咽，昏顿瘦癯，前医以为不治辞去。予诊时已届十日（疹出第四日），谓同诊门人曰：此病造极，颇难挽救，此时首要问题，在于服药不得下咽。因仿五汁饮意，给梨汁一两，荸薺汁一两，甘蔗汁一两，青蒿露、银花露各五钱，缓缓咽之，如汁得下，续以六神丸五粒，温水浸湿，置舌面，含化咽津。詎他物不得下咽，此汁则病人能咽喜咽，丸药亦咽下二次，续续频进五汁。翌日复诊，咽喉肿痛已缓，勉可通气，头面疹点虽深赤，其气有回意，拟用至宝丹一粒先化服，又方：生地汁一两，大黄一钱，犀角、羚角各五分磨汁，鲜蒲公英二两捣汁，竹瀝八钱，和匀烫微温，分三服，

居間仍以前五汁當茶。越日復診，喉腫漸消，神識漸清，仍用前方去至寶，生地加為一兩五錢，大黃加為一錢五分，藥後得大便暢行一次。又越日復診，上半身點粒漸化，神清氣平，已能進稀粥，以歸地養營，竹葉石膏去參、半，復脈去姜、桂等收功全愈。門人問曰：此病藥不下咽，先生用藥得下，何故？予曰：叶香岩云：熱甚拒藥，徒用煎劑無益。此病熱毒太盛，得此甘潤清涼，如得上池玉液，故可下。又問：初診病危用藥甚輕，復診病漸輕藥反漸重，何故？予曰：此是喉癩，須注意疹點，六日疹點始出，是為遲出，十日只能作普泛七日看，其熱甚熾，其氣正旺，不敢遽爾重藥清里，防點化毒未化，內攻生變。復診頭面氣已漸回，已屆十一日（為普泛八日正醫之期）故可清下。

喉 癩

抗日戰爭期間，避難住萬縣時，有魏姓女，患喉癩，咽喉腫痛，滴水不入，藥不得下，病來較暴，儼已封喉，唇口色烏，眼面俱腫，氣痰壅壅，筑筑然若將窒息，病勢頗危。抬至某醫院求救，斷為不治，謝絕不收，復抬至我處。予曰：熱毒太熾，腫毒太劇，但非必死証，以雷氏六神丸五粒，置近舌根上端，以溫水少許潤之，令其含化咽津，煎劑不下，改用噙劑，一日三作，氣略緩，呼吸較通。第二日，噙劑改為一日二作，腫痛漸消，茶水米漿，勉可吞下。第三日，噙劑改為一日一作，腫痛銳減，呼吸平調，勉可下藥，兼服養陰清肺湯，原方薄荷減半，生地加倍。越第四日停用噙劑，計五日用六神丸三十五粒，一星期諸病消失，氣平神清如常人。

痢 一

湖北王某之內侄，年約二十許，體質素不大健，患痢日久，下便赤白，里急后重，脫肛，一身肌肉消脫。予初診時，病已造極，方入病室即穢臭難聞，見病者俯蹲床上，手足共撐，躬背如橋，瘦削不堪，臉上穢濁模糊，惟見兩只黑眼，頻頻哀号，病象特異。捫之，皮膚炕燥蒸熱，脈弱而數，舌上津少，所下如魚腦、如敗醬，无所不有，日百數十行，羈滯近兩月，古人謂下痢身熱脈數者死，况此子疔羸如此，熱毒甚熾，陰液過傷，精華消磨殆盡，恐未可救。處方：白頭翁四錢，杭芍六錢，黃連、苦參各一錢五分，黃芩三錢，廣木香一錢，馬齒莧四錢，甘草一錢，煎濃汁，日二服，夜一服。四日略安，前方黃連加為二錢，并加干姜四分，炒半黑。又四日，痢減三之一，平靜，勉能安臥，效顯著，前方加赤脂四錢，粳米八錢，守服一星期，痢減三之二，脫肛愈，勉可進食。后以黃芩芍藥甘草湯加知母、栝蒌根、麥冬、生谷芽等緩調善后，一月全愈，兩月恢復健康。查痢病，仲景輕用白頭翁湯，清熱升陷；重用桃花湯，排膿血，疗潰傷，生肌（注家釋為溫溼者誤）。上各方不過兩方合裁，合兩方為一治。痢以黃連為正藥，兼用苦參者，黃連清心熱，苦參乃清大腸熱，補虛不用參、朮，舉陷無取升麻，均值得注意。干姜合黃連，可以殺虫滅菌，干姜合粳米，可以補虛復脈，白頭翁不僅升清舉陷，兼善清血解毒。中醫治療，調氣升陷，實乃從整體療法上着眼（喻嘉言謂逆流挽舟，對此頗有体会）。

痢 二

武昌雷某，受暑过重，患痢，赤白相兼，后重里急，自恃体健，带病工作，延至二星期，身体大损，乃请假回家治疗，行动艰难，不仅不能入厕所，并不能上马桶，惟仰靠一圈椅上，前复单被，后近谷道处，垫一迭皮纸，每便时随扯出二三张，日夜几至百次，不可以数计，真是下痢无度。虽困憊若斯，而其人形色不变，一次能食发糕(米浆作)两个，病情复杂，殊耐探寻。拟方：白头翁四钱，黄连、苦参各一钱五分，黄柏三钱，厚朴二钱，广木香一钱，炒地榆三钱，当归、白芍各四钱，甘草一钱。三剂，墜痛渐减，次数亦减，便时比较通快，自觉小便亦有秘涩感，暑邪内搏，原方去当归加滑石六钱(痢証忌开支河，但滑石是润利，不是燥利，且不是渗利，半可代赤石脂用，故本经明著主身热泄瀉)。又三剂，下痢锐减，红冻已少，小便亦比较畅利，前方去地榆、滑石，仍用当归，再加马齿苋四钱，守服一星期，痢愈十之七、八，前方去苦参，加南沙参、栝蒌根各三钱，再服一星期全愈(痢不用参、耆，此用沙参，因夹劳伤)。按此病者年轻体壮，历时又不甚久，何致困憊至不能行动，此盖病时强力工作(夹劳伤)，又在乡间医疗失宜，然究之，虽为重证，不为坏证。外观此案与上案严重相等，细查比上案为轻。此为痢病而并夹劳伤，方用当归、白芍、沙参、栝蒌根即是兼顾劳伤之意，否则芍药、蒌根当用，当归、沙参不必用也。

痢 三

魏某，湖北人，患暑温，继转赤痢，住某校附属医院治疗两

月不愈，点滴墜痛，日五六十行，中氣敗壞，食不得下，頻頻干嘔，舌絳津涸，入暮仍感熱潮，精神頗覺恍惚奄奄一息。魏乃出院，延予往診。詢得如上所述狀，脈沉細而數，既堅搏，又弱澀。予曰：暑疔暑痢，証本不奇。但羈延日久，邪實正虛，無危險中反生出危險，現內之伏邪甚熾，外之余邪未淨，固當權衡輕重，里急治里，寓清外于清里之中，勿使合邪內并是為要着，而以除熱者救陰，堅陰者扶正，尤為定法中活法。此病邪實易去，正傷難復，能緩愈不能速愈，非四十日或一月不為功。擬方：白頭翁三錢，青蒿梗一錢五分，薄荷梗五分，黃連、苦參各一錢五分，厚朴二錢，廣木香一錢，炒地榆三錢，白芍六錢，甘草一錢，服一星期平平，似效不效，惟皮膚微似汗，暮熱不作。原方去青蒿、薄荷，白頭翁加為四錢，并加馬齒莧四錢，續服一星期，墜痛銳減，痢減三之一。前方加知母、梔子根各三錢，再服一星期，痢減三之二，膿血赤凍漸少，食思漸佳。前方去苦參，白芍改為四錢，加歸身四錢，生苡仁六錢，又服一星期，痢止，病已向愈，惟倦怠乏力，不能久坐步履，前方去馬齒莧，減連芩用量之半，守服十劑，精神食欲迭加，病漸愈。

痢 四

張姓母女，湖北人，母患痢，未遑請醫治療，病延日重，時有胎已七月，在病中小產，痢病既重，小產出血又多，暈厥一次，奄奄不支，惶急延予往診，據述下痢無度，日百數十行，墜痛特盛，常坐便桶上數小時不起。診得皮膚冷沁，色夭不澤，氣粗神倦，奄忽恍惚，脈微弱中兼勁數澀，病頗險迫，此痢之夾虛夾小產者。處方：當歸八錢，芍藥八錢，黃連一錢，黃芩、黃柏各一錢五分，廣木香一錢，厚朴一錢五分，茯神四錢，琥珀末八

分，蒲黃三錢炒半黑，香附末三錢炒半黑，生甘草一錢五分（參傳青主女科方而變通之），三劑，神志勉可安定，墜痛略有減意，出血減少，原方去蒲黃、香附，加白頭翁三錢，又三劑，痢減三之一，神志較佳。前方當歸減為四錢，去茯神、琥珀，加炒地榆一錢五分，阿膠三錢，去滓烱化，續服一星期，痢減三之二，神志安好，食思更佳。再服一星期，諸症悉愈。詎母病方愈，女病又作，痢勢程度，與乃母埒。因母病時，洗滌穢濁，掃除糞便，均其女為之，為一氣之所傳化，用白頭翁湯，隨病機斡旋加減，二星期愈。竊症痢均多發病，但症雖輕，轉變飄忽；痢雖重，頗有階段次序。治痢較治症為有程序，輕者二星期內可愈，較重四星期可愈，更重須月余方愈。若方藥雜投，非任意攻下即急遽補塞，本是可治之証，竟成不治之疾，我見多多。微者逆之，甚者從之，通因通用，塞因塞用，古人早有明誠，當參酌病因、體質、有無併發症，以及病的轉歸。其所主，以平為期。

霍亂一

霍亂，西名虎列拉屬之，流行頗廣，僉有談虎色變之勢。前清光緒末，是年閏六月，兩月余不雨，野無青草，街傍樹木，過半枯萎，氣候酷熱，是疫流行武漢三鎮，死人以萬計，每街均有死人。一日見一女病霍亂，一民間醫正在刮痧，已安排磁針，預備放血，予勸其勿放血，因此病大吐大瀉大汗出，放血是促之死。走近診察，見其目眶塌陷，聲音低小，手冷過肘，足冷過膝，筋轉皮癢，六脈全無，細察渴不欲飲，舌苔白，有津，吐瀉不大臭，脈逆先從足起，曰：此霍亂之寒多者，速投大劑回陽，尙望死里求生。為處方用：甘草二錢，干姜六錢，烏附四錢，木瓜

四錢，令市三劑，頻頻續投，吐瀉越多，服藥越速，吐瀉稍緩，服乃稍緩，若吐瀉止，手足溫，須來改方，不可誤事。翌晨，至病者門首探望，兩過無端倪，因入竹院，病者母曰：吃藥就好了，你看我女兒不是在梳頭嗎？予為欣然。是年予治好霍亂三百余人。

霍 亂 二

武勝門外田某儿媳患霍亂，吐瀉無度，冷汗出，腹痛筋急，肢厥聲小，皮癢目陷，病來頗暴。予診時，已服來蘇散、藿香正氣丸等藥，雖無大訛，却不著痛癢，半日時刻，吐瀉各在三十次以外，消息停頓，六脈全無，病已瀕危，勢不及救。察証確屬寒多，欲與痼疫搏鬥，擬通脈四逆湯加重其劑，方用：甘草二錢，干姜六錢，烏附八錢，并書簡明醫案于方首（霍亂寒多，渴不欲飲，飲亦喜熱，舌苔白，吐瀉多清水，不大臭，惟耽擱時間過久，救治較遲，肢厥筋攣，皮癢目陷，六脈全無，病已造極。擬大劑溫腎以啟下焦生氣，溫脾以扶中宮頹陽，作最後挽救）。隔三時復診，吐瀉未止，厥逆未回，囑照原方再進一劑；隔二時又再復診，吐瀉雖緩，厥逆仍未回，儼似正氣與邪氣同歸于盡狀，細審細察，探其手心，微有溫意。曰：生機在此。蓋正氣過傷，遲遲其復，兆端已見，稍俟即當厥回向愈，囑其續將三煎藥服完，另用前方，姜、附各減為三錢，并加黨參四錢，夜間作二次緩服。翌晨復診，厥回脈出，已能起坐，特精力匱乏，為擬理中加知母、栝蒌根善后。

霍 亂 三

武勝門外張姓，為大堤口碼頭搬運工人，當酷熱時令，在

炎炎烈日之下工作，受暑較重，彼時（解放前）工人遭受壓迫，生活艱苦，說不上講衛生，霍亂疫症蔓延之時，安容幸免！病既發，又無力延醫，奄奄待斃。予往診詢知病發竟日，已吐瀉數十次，汗出較多，一身肌肉消脫，精華消磨殆盡，已吐無可吐，瀉無可瀉，并無汗可出，時或嘔逆，守中樞紐將絕，危乎殆矣。察其四肢厥逆，六脈全無，目陷筋轉，聲小皮癢，與上二案同。惟大渴，飲冷不休，齒槁，苔深黃，舌上無津，干裂刺手，兩目結膜充血，筋抽急劇，煩擾不安，軀干皮部反燥燻枯熱，吐瀉穢臭，厥逆先從上兩手起，此霍亂熱多，垂篤垂危者。擬方清中定亂，解毒撤熱，消釋酷戾，潤沃陰液，清滌暑穢，方用：黃連一錢五分，梔子二錢，黃芩三錢，厚朴二錢，木瓜、蚕砂各三錢，省頭草一錢五分，滑石六錢，石膏、寒水石各四錢，甘草一錢，三劑，頻頻續進，一劑分二服，半日一夜，令六次服盡。翌日復診，厥回脈出，原方減輕三黃，減去石膏、寒水石、蚕砂，加知母、栝蒌根各三錢，鮮生地一兩，三日三劑，已能行坐。又復診，前方去生地，加沙參三錢，一星期精力漸次恢復，勉可工作。按霍亂分寒熱兩大綱，所有大吐大瀉大汗，轉筋、厥逆、肉脫、目陷、聲小、皮癢等，要皆寒熱俱有，共同証象，病已造極，無論為寒為熱，均無脈可察，全重看法（古人或謂脈微欲絕不可治，予所治愈三百余例中，十之八九已無脈）。上二條寒多証象，與此條熱多証象，兩相比較，可得大凡。

霍 亂 四

武勝門外夏姓，因街市流行霍亂，夫婦均受傳染，同日病發，均大吐大瀉大汗出，肢厥脈厥，腹痛筋轉，目陷皮癢，証象頗同。但男則舌苔白，津滿，渴不欲飲，喜熱，吐瀉清冷，不大

臭，其筋轉強直拘攣，是為寒多；女則舌苔黃，中心灰黑，津少，口大渴，飲冷不休，吐瀉甚臭，其筋轉抽掣急劇，是為熱多。同居一室，同一樣生活，又同日發病，滿以為一病傳化蔓延，細審病象，寒多熱多兩歧，療法也不能不有所區別。是年疫証有用大熱藥愈者，有用大涼藥愈者，此一夫一婦，一寒一熱，一用四逆湯，甘草、干姜、附子、加萸肉、木瓜；一用甘露飲，白朮、茯苓、豬苓、澤瀉、條桂、滑石、石膏、寒水石，加蚕沙、省頭草，均續續頻進如前法，結果三劑后，夫婦均吐瀉止，厥回脈出而愈。設互易其藥，則后果何堪設想；或同用一法，則必有一方損害。仲景寒多不欲用水者理中丸，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，此案前之通脈加減，后之甘露加減，不過就仲景法再進一步，病勢較重，故藥力較加，各隨其病機而歸于至當。所以寒劑熱劑，大膽頻頻續進者，一則苔白、津滿、不多飲、喜熱；一則苔黃、津涸、大渴、飲冷不休。寒多熱多，寒多不是無熱，特寒為多；熱多不是無寒，特熱為多。病既複雜，治易猶疑，因疑生悟則可，因疑致誤則不可。

勞 復

馮某女，婦科醫生，病溫，自為治療，羈遲多日，過經不解，穢濁內干，清竅蒙蔽，氣逆神昏，煩亂譫妄，乃請予診治。脈弦數勁疾，苔黃而灰，底絳，舌上津少，蓋邪熱既熾，陰液復傷，擬清宮湯加減：卷心竹叶四十九片，蓮子心八分，元參四錢，連心麥冬、連翹心各三錢，犀角尖六分磨汁，鮮芦根八錢，六味同煎，沖入犀角汁，外至寶丹一粒，先用銀花露一兩，溫開水半杯化服，續服煎劑二劑，熱漸減，神漸清。復診，煎劑如上，改至寶丹為安宮牛黃丸，又一劑，得大便一次，通身漿漿有汗，熱退